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七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十五

明 王守仁 撰

別錄七

奏疏七

征勦擒惡猱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

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
萬幸但維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
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
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
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為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
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凶橫出劫益頻蓋
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
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

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為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等會呈為請兵征勦積年窮凶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

賜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煽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

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
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
求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誠偽未可逆料然皆尚有
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
故截路劫村畧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
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
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
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

情納款而此獍賊獨敢擁衆千百出劫掠武緣等處
鄉村殺人放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煇熾桀驁
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
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
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
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
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為地方之患終無
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

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為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
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
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
衆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
此欽遵為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
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
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

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

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著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

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
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為照思恩田州連年兵
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部屋尋丈之
廬亦遭翻窆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
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
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
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
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

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

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往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齎奏請旨續為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

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
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
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
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
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
但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
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
無隳惰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

日差承差楊宗齋奏請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
二日本官已蒙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
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
奉有成命如蒙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
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
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
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
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為兵

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為之備期雍後去汀漳即為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即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同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

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為之每懷歉然即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國家亦可知矣乞勅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

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
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
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
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覲各
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
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
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
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

即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齎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為民副使陳

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為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為兵備於朝惠楊必進舊為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

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
風土非宜莅事以來終月卧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
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
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
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
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
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
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

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

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
為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
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
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
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
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
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
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

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

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
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弭彰者
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
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
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
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
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
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

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
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
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
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
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
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
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
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

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濬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

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

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

隨同領哨指揮王勲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

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

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

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

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

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

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

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
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
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
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
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
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
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

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斬獲
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顛俘獲男婦牛畜器
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
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
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
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黃夜仍前分布各哨官
兵遵照牌內方畧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
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

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
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
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簋合勢出拒官兵驟進
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
賊凶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
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
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
險結寨當蒙謫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

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叅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徭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鋸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

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獠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銜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

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勒然巖壁峻絕我兵

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

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思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

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翼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

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
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
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
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
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
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
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
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

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

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
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搖賊上連八寨下通
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
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
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
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
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
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

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
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
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
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
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
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
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
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

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
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
東僉事汪濤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
成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
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
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
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
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

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
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
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
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
叅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
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
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
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

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
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
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
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
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
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
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
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

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

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
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
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賫報以憑覆審
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剿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
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
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
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
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

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
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
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
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
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
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
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剿兼行
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

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克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獯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

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
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
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
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
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
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
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
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

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
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惟騰皆以為數十年來
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
不敢不竭力効命但謹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
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
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
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
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

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
攻險寨隨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
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蘆蘓王
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
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
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
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
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

成功其為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
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克
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
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
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
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
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
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破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

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
故遂仰遵欽奉勅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剿則
剿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
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
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
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
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
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克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

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
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
盜賊終未有哀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
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
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
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
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
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

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

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
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
足為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
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
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
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
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

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
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
義奮發畧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
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
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
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
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
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

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
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
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
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
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
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季本
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
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

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
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
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
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
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
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
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
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

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勅諭便宜事理一切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
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
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
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
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
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
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

扼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

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
則羣賊決無哀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
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
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
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
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
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
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

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藉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

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為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為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

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

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為柳慶之間一巨鎮
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
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
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筋
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
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
効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

寨城山內尚厯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磳确之上芒利磳研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

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

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

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

蜒數為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

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

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

地為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

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

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
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
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
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
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
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
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
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

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
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
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
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聖明裁
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
縣然無城郭縣治僻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
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

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上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此出是為外隘其

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
富後為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
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
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
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
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
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
量為築立城垣解字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

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

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是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

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
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
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
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
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
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
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
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

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
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
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
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
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
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
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

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脅往往逃入
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
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
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
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
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
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
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

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
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
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
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阻盜賊其間
小民村居如那茹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
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
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
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

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閼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

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

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克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厯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

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
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
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
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
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
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
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
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

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

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
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徭賊最為緊要之區
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
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
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
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
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
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

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徃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畧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

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

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亮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著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

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為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妻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妻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

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彦承襲官職
今邦彦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
靖地方正當搖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
服歸戴已久況其才力足能制禦各搖近日該州土目
人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
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
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
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

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不必要深論者因諭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為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血況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為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

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已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聖聽故遂簡畧其詞今蒙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命臣等查奏聞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疎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衆口一詞

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須
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
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
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聖明
宥其疎漏萬死之誅仍勅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
田州以曲順各夷之心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
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
之幸

獎勵賞賚謝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為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
奉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莅任未久乃能開誠布
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眾歸降罷兵息民其功
可嘉寫勅差行人賫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
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
該行人馮恩賫捧勅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
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

卧病床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俯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
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
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
皆洶洶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
仰賴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
遣臣來勘處臣亦何能少効一籌不過宣揚深仁敷昭
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
是皆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
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洪恩重頒大賞且
又特遣行人賫勅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
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悚惶惑徒
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
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闕廷一覩天顏
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
之至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
初十日

臣以憂病陟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
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闕廷一覩天顏以申其螻蟻
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讒六
年之間瞻望太息終未能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
尚必思其所以為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
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於其下
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

如頑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流涕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

所措其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
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
任以少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
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脩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
大賊巢素為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
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
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
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佑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為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

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復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痛喘咳晝夜不休息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興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

不復能興今已興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莅任各能守
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
事創滌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
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
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
得粉身齏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
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

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為避
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
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矜
全之德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王文成全書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單可祀